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书系

紫雾

王安忆 等著

LITERARY WORKS ON ETHICS AND LOVE IN MODERN CHINA

出版社

争鸣

I 247.5

342

LITERARY WORKS ON ETHICS AND
LOVE IN MODERN CHINA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争鸣书系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情爱伦理
作品争鸣书系编辑委员会 编



农干院 B0032800

紫

雾

王安忆等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2 号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书系

紫 雾

王安忆 等著

*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编:100037)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370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ISBN 7-5072-0820-6/I·116

定价:17.80 元

性爱这是一个永远古老
而又永远新鲜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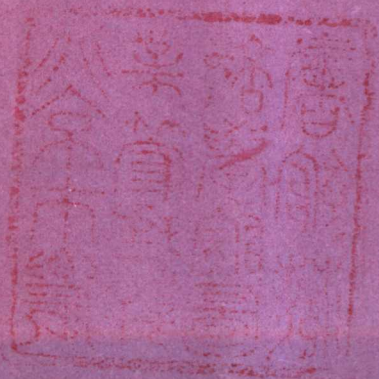
——劳伦斯

健康正常的爱情，需要
依赖两种感情的结合——我
们可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两
心相悦的挚爱的情，另一方
面是肉感的性的欲。

——弗洛伊德

床上无英雄。

——拿破伦



前 言

情爱是一种奇妙的情感，伦理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它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它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

近年来，有关情爱伦理的作品一批又一批涌现出来，就像一丛丛奇花异草，颇为社会各界注目。这些作品较以往的作品，尤其是八十年代前期的作品，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那时的作品大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而今日的情爱伦理作品，性与爱则往往胶着紧密，并且明显地呈现出多元化的放射态势，因而对各个层面的读者皆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纵览这些“奇花异草”，许多作家在作品之中追求的是灵与肉、情与欲、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并力求给人以高层次美感。但怎样描写才恰当适度，却又难有刻板的标准。因为情爱本身的形态具有非常的个性色彩，作家及评论家的审美标准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横看成岭侧成峰”。即使在同一个前提下，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前提下，对于同一篇文学作品，不同的阅读接受者也会由于其各自不同的道德意识、审美感受、善恶观和价值观，作出见仁见智的评论，进行合情合理的争鸣。于是，情爱伦理的当代文坛便又格外地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引起争鸣的作品，大都以题材独特者居多，主人公身份亦形形色色，有市井百姓，有乡野村民，有文化界人士，有以权谋色者，有以色谋权者，有用钱买“爱”者，有用“爱”骗钱者，有地痞恶棍败类，也有跳离了娼门而在五六十年代仍不得安生的弱女子，此外还有

土匪囚徒者流。同性恋现象在当代文学领域之中以往一直是题材的禁区,现在也有人正视了,并多侧面地展开了艺术探索。个体“大款”、商界巨贾也在作品中亮相现身。一个个情节曲折的故事,一出出离奇的人间活剧,一个个灵与肉的搏斗,一场场性与爱的共舞,真是令人感慨倍生。

争鸣的内容因作品而异。比较突出的表现在,有些作品着重地突出了人物对异性的敏感和难以自制的欲求,传统伦理观念淡薄,这样的描写是否失当?会不会冲淡作品的思想意蕴(如《不谈爱情》、《凸凹》、《城市情人》等)?此其一。第二,不少作品将生理现象描写得比较细腻,对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表现得过于淋漓尽致,此类描写即使符合人物性格、心态,是否仍会对读者造成一种不适当的官能刺激而有损于作品的艺术美感(如《石门夜话》、《村人》、《血劲》、《岗上的世纪》等)?其三,有些作品确实反映了重大的社会问题,但由于其情爱内容与性描写突出,留给人的印象,后者可能超过前者,会不会有损于社会内涵的展示(如《红鞋》、《合欢》、《流泉》等)?法制题材作品中的情爱内容与性描写,在分寸的把握与情调方面也屡屡引起争议(如《危险的十八岁》、《美神之囚》等)。至于近年来出现的且数量相当多的描写婚外恋的作品(如《白涡》、《时钟在摆动》、《雪夜》等),人们的见解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外,一些以同性恋现象为题材的小说与纪实文学,作者虽然探讨了其社会根由,或从情理方面提出了看法,写作态度也十分严肃,但社会的反响却不尽一致(如《银饰》、《情爱大变奏》、《灰窑地》等)。争鸣的气氛非常友好,但论点却是针锋相对。

本着文艺创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宗旨,我们编辑了这套《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选》,将近年来发表在全国级报刊上并引起争鸣和社会关注的情爱文学作品,择其水平较高者,选录进来。虽然难免有遗珠之憾,但选录的标准却是宁缺勿滥的。

编者

目 录

1	岗上的世纪	王安忆
73	徘徊的青春	杨 邈
121	城市情人	袁山山
199	紫雾	周大新
233	昨天的故事	朱晓航
308	月桂 月桂	冯 浩
377	苦楝树	毕四海
422	太阳的手	郑建华

CONTENTS

Time on Duty	<i>Wang Anyi</i> 1
Wandering Time of Youth	<i>Yang Xia</i> 73
Lovers in the City	<i>Qiu Shanshan</i> 121
Purple Fog	<i>Zhou Daxin</i> 199
Story of Yesterday	<i>Zhu Xiaohang</i> 233
Oh, Laurel!	<i>Feng Hao</i> 308
Bitter Chinaberry	<i>Bi Sihai</i> 377
The Hand of the Sun	<i>Zheng Jianhua</i> 422

岗上的世纪

王安忆

第一章 大杨庄

大杨庄是个大庄，杨姓是个大姓。自从老爷爷来到此地场扎根，如今已有五十四代传人。不论男女老少，大家全都亲切地称这位开宗先祖为老爷爷。湖里的干沟是老爷爷开的；西头的枯井是老爷爷打的；老爷爷种的大槐树空了心，里头可以躲四个藏猫猫的小孩儿。族谱的头一页上就记载着老爷爷的事迹。族谱是从第七代传人手里修的，那一年里出了一个人材。族谱代代相传，最后传到了老队长手里。老队长是第四十九代里最后一名传人了。两年前老队长退位给他的儿子杨绪国。可是大家依然叫他老队长。杨绪国，则被叫作小队长。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大杨庄来了三名学生，全是女的。一个是上海来的，姓王，另两个是从县城街上来的，姓杨和姓李。姓王的学生是新调来的县长的熟人，来了之后就要揭阶级斗争的

盖子，消灭封建宗法。串连几家外来小户暗暗地闹了一阵。后来被上面挑中做了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上省里开了会回来正遇上招工，就让县公安局招去做干事了。那姓杨的学生起初也跟姓王的闹腾，然而却不够“典型”，既没当上积极分子代表，招工也没争过那姓王的，哭了一夜就提些酒什么的上老队长家去要求将自己这个“杨”姓续进杨庄的班辈。老队长先让她回去，过了三日才又将她召去，将她排入“绪”字辈，与杨绪国同辈，从此兄妹相称。杨绪国有时候会想，要是姓杨的学生换了那个姓李的，就好了。姓李的学生名字叫作李小琴。她没有姓王的后台和能量，也没有姓杨的权宜之计，可是她想：我比她俩长得都好。这使她很骄傲。这时候，街上已经刮风，第二次招工要开始了。又过一段时间，庄里也刮风了，说这一回大队无疑是推荐姓杨的学生。李小琴就有些着急，傍晚收工后，跑到杨绪国家里，在门口“杨绪国，杨绪国”地叫。杨绪国去井沿挑水了，他媳妇在园子里割韭菜，老队长已经和杨绪国分家，分前后二进住着，在后堂屋听了这叫声，觉得很轻薄。李小琴叫了一阵没回应才跑了。跑到一半，碰见了挑水的杨绪国。瘦瘦长长的身子，驼了一点背，挑了两桶水稳稳当当从暮色里走来。走到她面前，便微笑着，露出一行很结实的白牙。李小琴一看见他，就哭了。眼泪从她结实饱满的脸颊上滚落下来。杨绪国挑着水站在她面前，微笑着说道：

“出啥事了，李小琴？”

李小琴抽抽噎噎的，却也不去擦眼泪，暗沉沉的天色里，她的脸颊、脖子，以及肩膀的线条都显得格外柔和，叫人看了心里软软的，她抽噎了一阵子，才抬起手，用手背抹了一下脸，她饱满的小手就像孩子的一般，很逗人喜爱。

“出啥事了，李小琴？”杨绪国又问了一声。他将扁担横在背上，双手绕到后面扶着，低了脖子，很像一只大马虾。

她这才说道：“杨绪国，我表现怎么，你可不能装作不知道。

割豆子，拉滚子，挖沟，抬粪。割麦子的时候，我长了一身疮，也没请假回家。”李小琴拉起裤腿，露出结实白皙的小腿，腿面上有一个疤，光洁如同一面镜子，周围有一些卷曲的汗毛。

杨绪国很快地看了一眼，然后说：“我可不是常常说你好的，李小琴？”

李小琴放下裤腿，满脸的泪痕，忽然一笑：“我知道你是有良心的，杨绪国。”

杨绪国就说，“怎么又笑了？”

李小琴白了他一眼，让过路兀自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说：“杨绪国，你说话要不算话，雷劈死你！”

杨绪国也回头笑道：“我说过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

然后两人分头走去，心里都有一点高兴。李小琴想：看上去小队长不烦我，还有几分欢喜似的。杨绪国想：这学生的小腿肚子很满。他们一边想一边各自回家。李小琴和那姓杨的住一屋，却分两锅吃，她进屋时，姓杨的学生已经在吃了。于是她就烧锅，锅开了，搅进去面糊，做一碗疙瘩汤。她俩本已经不大说话。姓杨的低了头顾自喝稀饭，李小琴却很亲热地问她今天做什么样的活，做什么样的饮食，等等。姓杨的心里疑惑：她今天怎么了？嘴里又不好不应。李小琴心里暗道：“你姓杨有姓杨的活路，我姓李也有姓李的活路。”那杨绪国这时也吃饭了，虽说分家，吃饭前，他还得跑后头邀一声：“爹，吃吧？”老队长就说：“你们吃。”他才退出，老队长却又叫住他道，方才姓李的学生来找，他说半道遇见了。问他有什么事，他搪塞道，大约是听见招工的风声来探信的。老队长说，这大事，有国家的政策，可不能胡乱说的。杨绪国就说：“哪能，我是党员哩！”

这期间，姓杨的母亲从街上来了一回，专来拜访老队长，老队长留了饭。饭上，她母亲赶着老队长叫大伯，又叫杨绪国大哥大哥的，叫高了一班辈份。走时，老队长让杨绪国打了一蓝杏子，

说是带回街上尝新，也算是走了一遭亲戚的意思。姓杨的母亲挎了一蓝杏，很风光地走过庄子，上了回家的大路。庄子里人都说，姓杨的学生是必定要走了，第二日，李小琴截住了挑水的杨绪国，这时候，月亮已经升起了。她眼睛定定地望着杨绪国，渐渐地涌上了泪水，月光下盈盈的。半晌，她才说：

“杨绪国，说你说话不算话，你果真说话不算话。”

杨绪国肩上搁了满满一挑水，水平平的一动不动，他的长脖子朝前微微伸着，推平的头发渗了一些白发，他说：“李小琴，我真的没有说什么话呀！”

李小琴的眼睛完全让两汪泪水遮住了，她颤抖着声音说道：“你还有没有心肝啊，你！”

杨绪国感动起来，他定定地站在那里，两桶水平平的。然后他说：“我对你怎样，你很知道的。”

李小琴一跺脚：“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杨绪国有些头晕，就接着说：“你知道，你知道。”

于是，李小琴用手指掸灰似的擦了一下眼睛，眼睛忽然变得明亮无比。她朝前走了一步，昂起脸说：“滴水之恩，我将涌泉相报。”

这时候，杨绪国看见了初升的月光下，她的脸颊柔嫩得像一个婴儿，嘴唇突起，十分鲜艳，就很匆忙地说道：“什么恩不恩，报不报的！”绕过李小琴走了。

转眼间麦子黄了，招工的消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搞得人心浮动。大杨庄的两名学生按下心在地里割麦，不像有些人那样，天天上街探消息，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今年麦子长得很好，麦粒鼓鼓的。这是采用新式的耩播，好比耕豆子一样，所以人们是分路子割的。姓杨的学生很瘦弱，第一天割四路子，第二天割两路子，到了第三天只割一路子，还跟不上趟。挨着好心人就捎她几把，挨着存心看笑话，又暗暗与杨姓不和的人，就随

了她去。过了不一时，就见干干净净一片地上，剩着孤零零的一溜麦子，风一吹就左右摇摆，姓杨的学生歪歪扭扭在后头一棵一棵地割。李小琴就大不相同了，她从头到尾都割六路，手上缠块白手绢，小镰刀磨得飞快，弯弯腰索索地割到前头去了，不一会，粉红底小白花的衬衣就汗湿了贴在背心上，映出贴身的汗褂儿，几乎能看见汗褂上的针眼儿，她脑袋上扣了顶没带子的草帽，帽子卡住眉毛，一双眼睛溜溜的。大杨庄的人都说，学生和学生，也很不一样，割麦的时候，一早和一晌的饭都是在地里吃的，由两个半大孩子，挨门挨户领了饭，再一统送到地里。姓杨的就在杨绪国家带伙，李小琴没地方带伙，自己一早带了来，一包馍馍，两个青皮咸鸭蛋，就了脆黄瓜也吃得很好，脸红扑扑的。那姓杨的学生任是喝稀的吃稠的，也是青黄的脸皮，倒像是受了大委屈。人们便更加感叹了。

吃饭的时候，姓杨的学生赶了杨绪国叫大哥，又赶了他家里的叫大嫂，就一家三口团团坐了一堆，在一个碟子里捡蒜瓣子吃。李小琴坐在一边，抱着膝盖，仰起脸咬馍馍，草帽子几乎落到了鼻子上，越发显得俏皮。她的眼睛从草帽下溜过去，朝了杨绪国微微地笑，笑得他很不自在。吃过饭，送饭的孩子收拾了家什回庄，人们横七竖八地倒在干沟里打盹，李小琴挑了半个麦垛半躺着。杨绪国就走到李小琴跟前说：

“明日你也在咱家带饭吧，李小琴。”

李小琴瞅了他一眼，慢慢地说：“我又不姓杨。”

“你是下放学生，我有责任照顾你。”杨绪国说，蹲下身子往烟锅里装烟。

李小琴嘻嘻地笑了。

杨绪国就有点害臊似的，不高兴地道：“正经的说话，你笑什么？”

李小琴还是嘻嘻地笑，杨绪国站起身子一甩手要走，不料李

小琴脚下使了个绊子，杨绪国险些儿栽倒，真恼了，却见宽宽的草帽沿下一双黑溜溜的眼睛正瞧着自己，不由一怔。那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定了他，然后慢慢地说：“杨绪国，你不要怕。”

杨绪国站定在那里，太阳晒在他推平了了的头顶，他很方正的额角上有一些细密的汗珠。四下里此起彼伏一片鼾声。然后他又慢慢地蹲下去，微笑道：“我怕什么呀？”

李小琴下巴一抬，草帽落下来盖住了脸。她胸前第二颗和第三颗扣子之间，撑开了一个口，露出白生生的汗褂冉冉升起一股干燥的热气。杨绪国迅速地站立起来，■一声吹响了哨子，叫道：“割麦啦！”人们在干沟里蠕动着身子，慢慢地挣扎起来。日头明晃晃悬在中天。

割过麦子收春红芋了。李小琴很会刨红芋，双手一前一后握住抓钩，轻轻提起，重重落下，落到一半即收起劲慢慢、慢慢地一拉，一嘟噜红芋便拉了出来，够那姓杨的学生捡半天。她脖子上搭一块白毛巾，穿一件绿格子线呢旧褂子，两根鼓槌似的小辫，随了身体的动作悠荡前、悠荡后。歇歇时，她一手抓三两个红芋，从红芋趟上横跨过去，欣长结实的两条腿一跃一跃的。她跑到大沟边洗了红芋，就手往搭在胸前的白毛巾上擦了，然后脆脆地咬一口，“咕滋咕滋”吃得十分香甜。而姓杨的学生则用一把小刀慢慢地削皮，刀子小，红芋大，削得狗啃似的。人们说，那姓李的学生做什么事都有一个利索劲，而姓杨的正巧相反，做什么，什么就别扭。

太阳落下的那一刻，红芋地里是十分好看的，一趟一趟的地垅伸向天边，在天边收住。就在那收住的一点上，停了半轮太阳，收工的社员们就背了这太阳，沿了红芋趟一步一步走去。他们肩上背了粪箕子，粪箕子里装了一柄抓钩，由于夕阳的映照，身体的轮廓镀了一道金边。红芋地往往是在村庄的北面，离村庄不远，房屋刷白的后墙，衬着发黑的茅草顶，分外的美丽。庄里传来了

鸡叫，狗吠，还有孩子的哭声。

杨绪国带了起红芋的妇女收工回家，渐渐地落在了后面。妇女们一个个赶过了他，急急朝前跑去。踉跄着奔上大路。一边跑一边弯腰拾着路边的树枝，好回家烧锅。头发从她们的额上披落下来，粪箕子在她们掀起的臀上一颠一颠。她们努力交替着短腿，跑得很远。杨绪国忽觉腰里被人狠狠地捅了一下，正要叫痛，却见李小琴走过他前去，脚步十分轻盈，嘴里还哼着歌曲，垂肩的小辫拨郎鼓似的一摆一摆。夕阳的余辉很细腻地勾出她匀称的身形。杨绪国心里想：这学生是怎么长的？他走在她身后，保持了两公尺的距离。天色渐渐暗下去，李小琴变成了一个影子，黑黝黝的。她的肩膀，胳膊，腰，腿，很有节奏地活动，好像舞蹈一般。杨绪国又想：这学生是人还是鬼？他正思忖着，不料脚下一绊，马上就要跌倒，朝前冲了几步，才勉强站稳，惊出一身冷汗，只听身后有嘻嘻的笑声，回头看见一个人影蹲在地上，像在系鞋绊。他想发火，又按捺住了，只是定定地望了她。她不慌不忙地系好鞋绊，站起来，走过他的身边，竟用那小而圆的肩头去抗他的胳膊。他默默地一闪，让她过去了。

进庄了，烟囱里升起了白色的炊烟，天是深蓝色的。两人一前一后进进了庄子，各自走了。心里都有些发慌，李小琴想：可别弄巧成拙了。不料杨绪国心里也在想同样的话，不过换了一种说法，叫作：可别吃不着羊肉，反惹一身膻。李小琴回到自己的土坯屋，见门锁着，那姓杨的出去了，便自己开了锁进屋。也没心思烧锅，黑着灯坐在床沿上发愣，心里不由害怕起来，腾腾的心跳，屋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过了片刻，才从窗洞里射进一线月光，照亮了破旧的小屋，屋顶上悬了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有蚰蚰儿在墙角歌唱。她心里十分发愁，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该做的她都已经做到，如今已黔驴技穷了。月光渐渐地移到她的身上，她愁眉不展的样子，看起来非常的美丽。别人家里的话匣子

都在播送歌曲，唯有这一间土坯屋没有扯有线广播，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那只蝓蝓儿也不唱了。杨绪国到家的时候，女人正在烧锅，顾不得哄孩子，那小的正坐在当门地上哇哇大哭，见爸爸回家，就抱了他的一条腿，昂起头往上看他，像看一个巨人。他将孩子抱起，让他坐在自己的肩上，走到后边去见父亲。后堂屋里坐着姓杨的学生，坐在一张小板凳上，眼睛垂地。老队长并不说话，吸着烟袋，蹲在一条长凳上，身披一件羊皮袄，直垂在凳面以下，看起来，活像一只鹞鹰。姓杨的学生见他进来就起身叫：“大哥，回来啦！”他笑嘻嘻地应着，问那姓杨的学生吃过饭没有，做活累不累，等等的问题，姓杨的学生就一一地回答。他嘴上说话，心里在揣测：那李小琴究竟要将事情做到哪一步？然后又不安地想道：假如李小琴要将事情做到那一步，应该怎么办？想到此处，不由得一阵心跳，额角上的青筋也暴突起来，这时候，肩上坐的小孩尿了，姓杨的学生就立即将孩子接了过去，他望了肩膀到胸前一片漉湿，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老队长蹲在长凳上吸着烟袋，烟锅一明一暗，话匣子里开始唱歌。

第二天，杨绪国怀着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情，出工了。这一天的活路是撇大秫秫叶。几十个人拉开阵，一齐钻进秫秫棵里，只听一片哗啦啦的声响，秫秫棵将人全埋住了。青青的叶子摇摆着，太阳在秫秫顶上很远地照耀。隐隐约约传来笑声与说话声，转眼间又没了，只有一片秫秫的哗响。杨绪国心跳着，眼睛前一阵一阵冒着金星。汗在他粗硬的头发茬里流淌，沿了额角往下泻，刹那间，他满脸是汗，蓝色的背心湿透了；他屏住声息聆着四下里的动静，几十种虫子叽叽喳喳地叫，他忽然浑身一机灵，似乎有脚步声朝他过来，一只癞蛤蟆被他碾死在脚底了。他有一下没一下地撇着秫球的老叶，青青的叶子在他眼前荡漾，日头在很远的天空悬挂，天上没有一丝云彩。他忽然迷了方向，在秫秫里胡乱走过来，直到发现面前的秫秫棵已经撇清了老叶，才明白自己是

走乱了。再想回到原先的地方，却又找不到。他趟水似的哗哗在地里走着，用手分开秫秫棵，自己不知道是到了什么地方。这一日，李小琴好像躲了起来，始终不让他看见，他只是听见有人说，那姓李的学生很会撒叶子，还听人叫她一同走家。心想：她玩的是什么把戏？

再一日，天下雨了，没有活计做，李小琴本想上街回家看看，可是见姓杨的学生不回家，她也就不回了。姓杨的学生去串门了，她本也想去串串，可是身上懒得很，不想动，就找了几双手套拆了，织一件线衣。门外有人走过，咯咯吱吱地踩着泥，梁上的燕子呢呢喃喃，她心里空空的，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她没有钟表，不知道是什么时间，姓杨的学生总不回来烧锅，天色却像是黄昏。她不知饥也不知渴，木木地坐着，那蜘蛛在墙角辛勤地织网，地上有细小的土色的蛇蚤蹦跳过去，她心里恍惚得很，像是得了病，便虚掩了门，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里，杨绪国朝她笑着，还用一根指头朝她一点一点，然后就有人开她的斗争会。梦醒之后，就发起烧来，她才明白，是真病了。这一日，天黑得特别快，家家户户上了门，没半点声息了。

李小琴一病就是几天，没有下地。有人问起，姓杨的学生就说：“害病了。”那人又问：“吃饭了吗？”姓杨的学生说：“吃了。”既能吃饭就不是要紧的病，人就不问了。最多隔一日再问一句：“吃饭了吗？”姓杨的学生再回答一声：“吃了。”杨绪国嘴上不问，心里则想：李小琴怎么病了？又想，李小琴得的什么病？便暗自冷笑，笑过之后再想：李小琴竟然病了！觉得不可思议，又觉得其味无穷。他想作为一队之长，还是党支部委派的团委书记。应该去看望和慰问，已经走到门口那一脚却很难踏进去。一直到第三天晚上，他才在门口将姓杨的学生喊出来，问了几句。李小琴躺在屋里听得一清二楚，鼻子酸酸的。直要落泪，心里幽幽地想道：杨绪国对我竟然不存成见，是我将他错看了。不由愧悔交加。